



富陽粟氏叢刻

清光緒中刊民國九  
年捐入浙江圖書館

富陽夏氏叢刻總目

悔言六卷 夏震武撰

悔言辨正六卷 夏震武輯

悔言附記 夏鼎武撰

寤言質疑 夏震武撰

衰說考誤 夏震武撰

讀禮私記 夏鼎武撰

詩序辨 夏鼎武撰

庭聞憶略二卷附竹坡先生遺文 寶廷撰

富陽夏氏叢刻

總目

一



悔言目錄

予取辛巳以前所雜記之編而題之曰悔言紀實也予少而習舉業攻詩文則悔長而泛濫於經史馳騁於申韓黃老則悔既而稍知從事於聖人之道則又喜陸王厥程朱以靈明爲真性以虛寂爲至道則悔蓋予至是凡三悔而年已將三十矣自今以往其或得與聞斯道則夫明學術正人心所以繼往聖而俟來哲固有不得辭其責者雖然未敢自信也姑先以此區區者就正於海內同志光

悔言

目錄

一

緒七年辛巳冬十二月辛酉富陽夏震武識

卷之一

今學術其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政事

政事

政事

附卷之五

以 聖賢

誠忠恕為理 謝胡氏曰有此說朱子答吳

卷之六

之雜問曰曾子之言忠恕即誠也子思之

異學

道孟子之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其言尤

矣當時對於立說并朱子文集亦不及檢可愧之其

光緒壬午七月夏震武

悔言

目錄

二

卷之六

異學

卷之六

聖賢

悔言目錄終

悔言識誤

以一貫爲誠忠恕爲思誠胡氏已有此說朱子答吳  
耕老書辨之極明日曾子之言忠恕卽誠也子思之  
言違道不遠孟子之言求仁莫近乃思誠也其言允  
矣當時輕於立說并朱子文集亦不及檢可愧之甚  
光緒壬午七月夏震武

悔言

識誤

次蘇王千少日真靈版

矣當和神氣立爲年米年之乘亦不氣健何健之甚

言野版入鼓蓋下之言非分莫我思思思母其言次

言野版入鼓蓋下之言非分莫我思思思母其言次

以一貫爲誠忠恕爲思誠胡氏已有此說朱子答吳

耕老書辨之

悔言卷之一

富陽夏震武伯定

學術類

天下有大任而君相不與焉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天之所命我者身之職也性之分也達不加而窮不損也人無不勝之者患莫肯舉耳大人者能舉之者也舉之者先

悔言

卷之一

立乎其大者而已矣

一日未死則一日之天命民彝賴以立

一日未死則一日有明道覺世之責一日未死則一

日有進德修業之功

達而在上則救天下以政窮而在下則救天下以學

政以救一時學以救萬世

在上者欲正人心厚風俗必自興學始在下者欲正

人心厚風俗必自講學始

君子在上而持正道則小人指以爲朋黨君子在下

而持正學則小人指以爲門戶不宗程朱則已有宗程朱者必曰是門戶也不闢陸王則已有闢陸王者必曰是門戶也夫以宗程朱闢陸王爲門戶則孟子之宗孔子闢楊墨亦將指之爲門戶與自此說興而世之儒者欲宗程朱則恐人加以門戶之名於是不顧其理之是非而於程朱謬爲異同欲闢陸王則恐人斥爲門戶之習於是不顧其學之邪正而於陸王謬爲附和是故門戶之說其禍必使上無正道下無正學而後已夫彼小人之惡直醜正欲加之罪誠不

悔言

卷之一

二

足責獨奈何世之儒者亦惑於其說而不察也吁可怪矣

世之喜陸王而惡程朱者程朱之間學本於實功不若陸王之本心良知可以直任胷臆也世之喜許鄭而惡程朱者程朱之義理歸於躬行不若許鄭之訓詁箋注可以徒憑口耳也

程朱是孔孟大宗子陸王是孔孟冒姓子

漢唐諸儒之得失易見宋明諸儒之得失難知

漢唐之講訓詁趨於俗學者其弊淺宋明之談性理

流爲禪學者其病深矣。漢儒之學未嘗無可取也。但學者當用漢儒不可爲漢儒所用。程子朱子是能用漢儒者也。漢儒之主人翁也。乾嘉諸儒是爲漢儒所用者也。漢儒之奴婢也。漢唐諸儒之是非折衷於程朱程朱諸子之是非折衷於孔孟。然以漢學自命而不與世齊。良心對命。對以程朱爲向導以孔孟爲依歸。皆陳陳相因。孔聖學端。嗚呼。始倡爲漢學之名以立異於程朱者。誰與其始。不過出於一二人之勝心私意。而其後遂成爲議論。

悔言

卷之一

三

風俗其始不過爲一家之曲學邪說。而其後遂貽患於家國天下。蓋至今日而其禍烈矣。後生小子稍稍讀注疏覽說文得其一二緒論者。輒敢訶斥理學鄙薄程朱。傲然以漢學自命而不復知有身心性命操守行誼之事。鄭元賈逵之說信於四子說文廣雅之書。尊於六經。嗚呼。誰實爲之。與吾爲之。迫原禍首。蓋國初毛奇齡之徒已開其端。而其時正學昌明道德一風俗同。不能以其私說售也。及至乾嘉之世。惠棟

紀昀戴震阮元汪中焦循孫星衍等起。噓其餘。焰力

與程朱爲難而天下遂靡然從之矣始也詆程朱爲  
好名爲門戶爲空疏迂腐猶得列於儒之中幸矣繼  
也遂斥爲異端爲釋老爲申韓楊墨而直擯之於儒  
之外嗚呼何其甚也自宋以來詆程朱者固有之矣  
然其人莫不有奇偉之行卓絕之操足以振俗而式  
靡而特以其一時偏見遂成爲賢智之過以取病於  
世未有若今之專恃訓詁考據爲能事狂妄自大而  
陵蔑儒先者也夫所謂訓詁考據者程朱固亦未嘗  
不有事於此然其所以修己治人正人心明學術繼

悔言

卷之一

四

往聖而詔來哲則固不在此區區之末迹今乃置其  
大者遠者一切不講而徒執其區區之末迹以求駕  
於儒先之上狂詈醜詆啾啾焉唯恐不足是果何爲  
者也彼以程朱之言身心性命操守行誼爲空談則  
吾不知與喧爭於文字故實之微聚訟於名物器數  
之末一字一義刺刺累幅不已者果孰爲空談耶其  
必相與竭力詆斥而擯勿言者則以其說之足妨吾  
私而其歸也躬行實踐不足爲存理遏欲不足法惟  
恃其訓詁考據營貨利競功名以濟其欲而快其私

苟能博聞強記則雖軼規蕩矩毀棄行檢而無所害  
謂之漢學在己既以此自矜而不復知其餘在世亦  
以此相高而不復責其他既不若程朱之學之拘苦  
動爲世忌一言一動之偶失人必羣伺其隙以相詆  
而安然可以收名利兼得之效此其術固可謂巧而  
特不知彼所推漢學爲篤守孔氏者其道固如是耶  
以是而排程朱此與以匪人而妄認一小支以攻大  
宗者何以異哉許鄭者孔氏之小支也程朱者孔氏  
之大宗也尊許鄭排程朱以趨時好而道術裂矣人

悔言

卷之一

五

心邪而風氣變禮義絕而廉恥亡盜賊夷狄之禍固  
已日積於當時士大夫之心而不可救又何待於今  
日而始驗與此吾所以追原禍首不得不歎息痛恨  
於乾嘉諸儒而其敗壞天下之罪蓋范武子之論王  
弼何晏罪浮桀紂所謂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  
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者也雖然世有不以吾言爲  
講學門戶之見者幾希矣悲夫

理者經史之理學者經史之學經學史學卽理學也  
非有二也離經史而講理學者禪學也離理學而講

經史者俗學也  
善學不如善師善師不如善友

古之教者爲人今之教者爲己  
獨學終年不如貴日親師博記萬卷不如一言躬行  
學以靜得躁則失事以緩成急則敗  
學日進則過日見多學日退則過日見少  
貴而無補不如匹夫之利人也老而無成不如早死  
之聞道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王天下不能解焉君子有終身

悔言

卷之一

六

之樂而居陋巷無所損焉上畏天命下憫人窮君子  
終身之憂也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君子終身之樂也  
戲言輕動德之賊也

妻子化其德而後修身之學誠矣夢寐止於道而後  
存心之功篤矣

威儀者性命之實也盡性立命之學必於威儀見之  
畏天命三字是千聖真血脈正人心三字是萬世大  
根本

一點畏心是千聖真命脈一點恥心是千聖真骨子

九思是存心要訣三戒是養氣要訣

思心官也不思則曠官矣思誠者先立乎其大者也  
吾道一以貫之一者誠也聖人言誠而已矣忠恕所  
以誠之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而致誠  
下學之外無上達博學之外無反約格物之外無致  
知忠恕之外無一貫堯舜之道中以貫之文武之道敬以貫之孔顏之道  
仁以貫之曾思之道誠以貫之

孔子誠者也四絕誠之學也曾子思誠者也三省思

悔言

卷之一

七

誠之學也

主忠信而必先之以威重者非敬不誠也

戒懼是以禮制心慎獨是以義制事貫之於禮之敬  
敬以直內者尊德性義以方外者道問學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寂然不動之性也致  
中者敬以直內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感而遂通  
之情也致和者義以方外敬以直內是涵養義以方  
外是省察不思則謂之未發已發之後是未發

已發之前是未發已發之後是未發

敬貫未發已發

戒謹恐懼是未發之敬慎獨是已發之敬

周子言主靜不若程子言主敬之無弊也禪家可謂

之靜不可謂之敬

禪家最喜一靜字最忌一敬字

貫內外

思不出其位者敬也

敬者心之生氣怠者心之死氣

心敬則聚怠則散

忘敬而後無不敬非程子語也主敬者程子之教也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敬豈可言忘者耶既忘矣尙何

悔言

卷之一

八

敬之有如必以忘敬爲敬則蘇東坡之打破敬字真

可謂敬矣毋乃適爲無忌憚之小人藉口與此乃禪

宗翻弄之語固不待陸王出而敬字已成贅矣

行非敬不力知非敬不致敬貫知行靜非敬不存動

非敬不察敬貫動靜體非敬不立用非敬不行敬貫

體用內非敬不養外非敬不制敬貫內外

居敬之學如之何曰有事時隨事省察無事時隨時

存養有念時隨念省察無念時隨時存養

敬則曾懷灑落

一敬立而百善從之

高存之謂心無一事之謂敬劉念臺謂敬則心無一事此皆禪宗之說非聖門所有也孔子言敬事言執事敬言敬其事言事思敬未聞以心無一事爲敬也程子曰主一無適之謂敬朱子釋之曰主一者主於一事不爲他事所亂也是明言主於一事爲敬不言心無一事爲敬也以心無一事爲敬此釋子坐禪入定之學豈聖門之所謂敬哉彼其說亦本於遺書之心不可有一事而不知程子所謂事者指計度林木

悔言

卷之一

九

之類而言非教人舉凡事而絕之也不然其異乎禪學者幾何矣

敬在勿忘勿助間

陸桴亭儀世謂覺卽是敬非也敬則無不覺覺不可爲

敬

治心猶治病也居敬是調養窮理是辨方力行是

藥力行而不窮理是服藥而不辨方窮理而不力行是辨方而不服藥力行窮理而不居敬是辨方服藥

而不調養

居敬可以持志窮理可以知言  
學在致知尤在養知致其知則可大養其知則可久  
致知莫善於窮理養知莫善於居敬

朱子所謂卽物窮理者卽身心意之物而窮其理也  
卽家國天下之物而窮其理也非教人求物於八條  
目之外也身心意者物之本家國天下者物之末本  
末具舉者也非教人務本而遺末鶩末而忘本也王  
陽明謂卽物窮理亦是玩物喪志錢子辰民謂卽物

窮理其弊在於無本是何不察而妄詆之甚也多見

悔言

卷之一

十

其不得其門而入而已於朱子何病焉

大學之教不先求之身心意而先求之物者何也萬  
物皆備於我矣身心意家國天下莫非物也合內外  
之道也必若舜之明於庶物然後謂之物格  
有問格物之說者予謂子今之問是卽格物也有何  
異義乎

隨事精察是會子格物致知一以貫一則物格知致  
多學而識是子貢格物致知一以貫一則物格知致

格物者格其身心意家國天下之物致知者致其誠

慎思明辨之事也誠正修齊治平者篤行之事也  
大學禮之綱三禮禮之目  
凌廷堪復禮說不知禮禮者理也仁義禮智分言之  
則爲禮渾言之則爲理一而已非有二也廷堪謂聖  
學言禮不言理而譏宋儒言理爲釋氏之學則窮理  
盡性見於易理義悅心見於孟子廷堪讀禮豈不讀  
易與孟子者耶廷堪譏宋儒言理爲釋氏之學則易

悔言

卷之一

十一

與孟子亦釋氏之學耶謬矣凌廷堪不知禮  
大學是六經綱領六經是大學注疏  
大學者孔門傳道之書也曾子受之孔子以授子思  
子思述其說而記之者也何以言之大學一書發明  
內聖外王之學其義之精深廣大言之簡明切要綱  
領六經表裏庸孟有斷非游夏之徒所能贊一辭者  
孔門弟子斷非曾子不能傳曾門弟子斷非子思不  
能記也況其絜矩之言實與忠恕一貫之旨相印合  
十目十手之語又爲中庸慎獨之義所自出哉朱子

斷其出於曾子信矣嘉慶之時有妄人汪申者乃始倡異說以爲大學非出自曾子孔門設教初未嘗以是爲至德要道而使人必出於其途夫爲學而舍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則將出於何途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尙謂非至德要道則將以何者爲至德要道耶中之狂詆無理甚矣申又以爲大學之文與坊記表記緇衣相伯仲視曾子問曾子立事諸篇非其倫也此不知大學一書實會羣經之要以立言綱領節目綜貫無遺卽六經語孟亦未能或先豈曾子問曾子

悔言

卷之一

十一

立事諸篇所可擬何得反謂非其倫至於坊記表記緇衣之純駁不一雜出漢儒所記者更無論已中又何以不知而妄議之也中又以爲宋世禪學盛行士君子入之旣深遂以被諸孔子求之經典唯大學之格物致知可與傅合遂舉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於書習非勝是一國皆狂夫程子以格物窮理爲學朱子本其意以補格致傳此正與禪學冰炭不相入者中顧誣以爲禪學而詆之爲狂嗚呼中則狂矣奈何不自知其狂而以不狂爲狂也中之非聖無法如此

真可謂無忌憚之尤者蓋自程朱以求道學之說昌明於世其不便於小人之所爲而欲甘心之者久矣因道學而攻程朱因程朱而攻其所表章之學庸又以學庸乃孔子曾子子思之書未可顯詆也於是以爲僞作某西以中庸爲漢儒僞作以爲非出於曾子然後得以肆意揶擊而無所顧忌矣此乾嘉議論風氣之常固不止汪中而已也愚因歎夫乾嘉諸儒之學搜殘舉碎矜尙考訂固亦未嘗無裨經學之萬世然遂以此而自命爲儒置身心民物於不問操守行誼於不講

梅言

卷之一

三

則已不免爲聖門之罪人況其訾議經傳顛倒是非輕肆胷臆妄生穿鑿侮聖毀賢一至於此其爲禍可勝道哉此天下學術人心所關又不獨爲一家之橫議邪說蓋其時士大夫以鄭賈爲聖人程朱爲異端詆訶理學爲通儒攻擊儒先爲能事逐利沽名以趨時局蕩檢敗行無復知諱已成風俗是以不旋踵而盜賊夷狄之禍遂作蓋生心害政勢有必然學術人心旣亡而天下亦遂隨之矣今其遺風餘毒猶未艾也嗚呼此後之君子所宜深戒若汪中之徒又不足

責者已奪史官之職也孔子非史官而對其辭是以博約兼資文行並舉者孔門以來相傳之教其見於論語孟子者無異辭也有約而無博者陸王禪學之謬有文而無行者乾嘉漢學之弊歟天子之奪史官善易者不言易孟子是也然猶嫌率天下而無其矣易義虞鄭不及朱子詩傳朱子不及毛鄭風人出前古文尙書所以或有可疑者以其非三代之本文也古文尙書所以必不可廢者以其皆三代之遺言也梅賾泰誓之矜露猛厲或有可疑史遷泰誓之淺惡

悔言

卷之一

古

怪誕必不可信也蓋風氣之變也孔子之奪史官或問胡氏有言春秋以夏時冠周月信與曰不然春秋之作所以誅僭亂尊周室明王制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改正朔者異姓革命之事孔子周人也而改本朝之正朔是先自蹈於亂賊率天下而無君矣於他人乎何誅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曰否非謂是也天子事云者謂夫春秋之褒貶予奪皆所以明天子之法云爾然則孔子罪我之言謂何曰褒貶予奪史官之職也孔子非史官而操其權是以

自嫌爲罪也豈改正朔之謂哉且夫周苟改月不改時也則是以冬爲春周不改夏時而孔子反改之也聖人不若是之悖矣然則子又何以知周之必改月改時與曰吾讀春秋而知之矣僖公十年冬大雨雪若在夏之冬則雨雪非異也襄公三十八年春無冰若在夏之春則無冰非異也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若夏時之秋安得麥苗乎是周之改時明矣桓公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之春正月又何異焉成公元年春二月無冰若夏之春二月又何異焉桓公八

悔言

卷之一

五

年冬十月雨雪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春秋非災異不書其在夏之冬十月何異之有是周之改月兼改時又明矣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公二十年左氏傳曰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日至者夏之冬至也周不改時月安有春正月二月而冬至者耶由是觀之則周之改月改時春秋之書春王正月者周時也周月也非以夏時冠周月也審矣何疑焉曰浴沂風雩論語所言之暮春非夏正耶卉木倉庚小雅所言之春日非夏正耶是謂周

不改時者亦非無據也曰此周之兼用三正非周之不改時也三正之通於民俗久矣啟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是夏之兼用三正也周安得廢之改正朔者所以明王制兼用三正者所以從民俗然則子可以爲春與曰何爲其不可也子者一陽之生於卦爲復至午而陽極焉午者一陰之生於卦爲姤至子而陰極焉陽生陰極而爲春陰生陽極而爲秋此天道自然之運也其何不可焉陳寵曰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土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

悔言

卷之一

六

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正者古今之所通用夫各有其道也是故春秋國史也必稟王制奉正朔若夫民俗之通用三正則唐虞夏殷固未之改也何獨周讀經宜通大義讀史在得大意

讀經宜先古注而後今注讀史宜詳諸志而畧列傳讀史之法綱目爲主通鑑通考爲輔綱目以明列代之大勢通鑑以備列代之事迹通考以詳列代之典

章

不能經者於史必粗不能史者於經必陋

不精於經不能通諸經不通諸經不能精也經專治  
立經以立其基則有本參考諸經以廣其見則無蔽  
務博不如務要求多不如求精而精異於天子嘗書  
博覽而要取之多讀而精擇之不博則不能要博而  
不要則無用不多則不能精多而不精則無益事也  
交滿天下不如得力之友天人博極羣書不如得力  
之書千卷盡地氣精文章不如齊文入彀之功不知  
以書明心則逸而有功以心逐書則勞而無得講學  
善學不如善問善學者集古人之益善問者并集今  
人之益或善問善學者古人之益善問者今人之益

悔言

卷之一

七

講理學不可有迂儒氣講經濟不可有策士氣講考  
據不可有經生氣講文章不可有文人氣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亦未嘗不可兼善  
天下也致君澤民此達而在上者兼善天下之事也  
著書立言此窮而在下者兼善天下之事也要對面  
服官出政與其得罪於小民不如得罪於天子著書  
立言與其得罪於後學不如得罪於先儒良願無難  
知理氣之正而不知理氣之善者薛文清也知理氣

之一而不知理氣之三著羅文莊也  
曰者天之精氣心者人之精氣  
帝者天之主宰心者人之主宰帝是天之心心是人  
之心  
心可以日喻不可以鏡喻釋氏以鏡喻心是冷而死  
者也日是熱而生者聖人之心如日釋氏之心如鏡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劉念臺以爲終是立物不知  
統者兼也兼性情而言之也張子正明其爲言而念  
臺反謂其指爲立物也

悔言

卷之一

丈

意者心之發動情者心之流行

情者性之所發也性五而已情亦必五中庸言喜怒哀  
哀樂和此五情之明證也木金水火統之者土仁義  
禮智統之者信喜怒哀樂統之者和五性既有信以  
配土五情亦宜有和以配土此乃人心自然之理非  
由安排禮運七情牽合無義不如喜怒哀樂和五字  
之配五行確而當也中庸以和字配土極精說中庸  
者或別欲以欲字增入喜怒哀樂之配土或又欲

增入平字思字俱贅喜怒哀樂之果發者仁義禮智

也發而皆中節者謂之性也。性者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心者性情之統名。兼未發已發而言者也。程子曰：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是以心爲性也。此記者之誤也。謂既發爲情不可謂性，則可謂既發爲情不可謂心，則不可謂性。存心求中，七情是人心四端，是道心。怕對也。與聖學。怕對也。道心者人心之正矣。

張子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予謂虛者氣之體，性者知覺之理，非二物也不當言。

悔言

卷之一

九

合如張子之言，則是氣外別有所謂虛，性外別有所謂知覺。虛自虛，氣自氣，性自性，知覺自知覺，不相屬而必待於合也，誤矣。

程子謂性卽理也，吾謂理卽性也。明乎理之卽性，則知無一事一物非性之所存，而性不可以有外。朱子謂天卽理也，吾謂理卽天也。明乎理之卽天，則知無一事一物非天之所在，而天不可以偶欺。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性卽理也。孔子言仁，得孟子而始明。孟子言性，得程子而始明。

陰陽之外無道氣質之外無性之說限於主誠限於主  
孟子沒而性學亡周秦漢唐諸子之言性皆妄也其  
有言之近是者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  
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董子曰明於天性  
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  
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文  
中子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如不得斯無  
性者也韓退之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  
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

悔言

卷之一

干

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情之品有上中下三而其  
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  
四子之言皆篤實非諸子所及也視以性爲惡爲善  
惡混爲無善無惡者卓然遠矣

顏子之天正命也盜跖之壽非正命也正命者人所  
受於天之正道也盡其正道而死者桎梏亦正也失  
其正道而死者考終非正也  
天下之理消長而已矣知呼吸之道則知生死知生  
飲食男女天命也唯寡欲者然後可以立命

死之道則知古今

轉生鬼神之說佛氏固荒誕不經而儒者以爲必無  
則亦矯枉之過也朱子於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語而  
一言以斷之曰有轉生之事朱子謂偶然而非其常  
亦未嘗以爲無也可謂知死生之說者已  
人死氣散者理之常也要未嘗無不散者有終古不  
散者聖賢之氣忠臣義士之氣也有一時不散者寃  
抑之氣取多用宏之氣也  
人在生時邪正之氣各以類感正氣感神邪氣感鬼  
悔言

卷之一

三

世往往有生嘗遇祟者非異也其人本鬼類也人在  
死時邪正之氣各以類從正氣從神邪氣從鬼世往  
往有死而爲厲者非異也其人本鬼類也  
人神一氣人鬼一體我之氣卽天地之氣我之體卽  
祖考之體一氣故無微不知而念慮萌動有必難欺  
之天地一體故有感必通而祭祀誠求無不可致之  
祖考  
三代以上以人道治鬼鬼受治於人三代以下以鬼  
道治人人受治於鬼

世神近而鬼遠後世神遠而鬼近  
王章亂而廟寺盛人事失而鬼神靈

人之精神竅於目天之精神竅於日

地者氣之核日者氣之竅地渾圓無上下以人所履  
而爲上下日周流無出入以人所見而爲出入日行  
有東西故爲晝夜日行有南北故爲寒暑人處地上  
而不墜者氣攝之也地在中而不陷者氣舉之也

悔言

卷之一

三

而不墜者氣攝之也地在中而不陷者氣舉之也  
有東西故爲晝夜日行有南北故爲寒暑人處土  
而爲土不日周流無出入以人所見而爲出入日行  
有東西故爲晝夜日行有南北故爲寒暑人處土  
人之精神竅於目天之精神竅於日  
王章亂而廟寺盛人事失而鬼神靈  
悔言卷之一而終

悔言卷之二  
道在人先藝在人後行在人先言在人後事在人先  
食在人後功在人先名在人後  
好動之人其中必亂多言之夫其內必浮人善管職  
信在言前則言省識在事前則事省情在文前則文  
省智在謀前則謀省  
危莫大於多欲苦莫大於無厭辱莫大於求人愚莫  
大於自是過莫大於言人之惡故君子以寡欲爲安  
知足爲樂無求爲榮不自是爲智攻己惡無攻人之  
惡爲德

卷之二

一

君子慎譽無所毀文中子之於人也有問人善者知  
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吾師乎

毋以私怨而暴其惡毋以私恩而飾其非  
人有善我何害焉而妒之掩之人有惡我何利焉而  
快之揚之斯惑之甚也人掩我善揚我惡我其甘乎  
是亦弗思而已矣君子視人之善若己善視人之惡

若己惡之諱己惡增一惡諱人之惡是一善揚人善有一善揚己之善卽一惡諱人惡恕也諱己之惡僞也揚己善誇也揚人之善仁也善譽吾善之義也

我好毀人而惡人之毀我我不肯稱人善而欲人稱我之善此大惑也我毀人其過在我人毀我其過在人我何必使過在我而不在人我稱人之善其善在我人稱我之善其善在大惑何必使善在人而不在我人欲好善必謂毀人善也於計之毀人以難

悔言

卷之二

二

毀人於我者必能毀我於人者也勿信之毀人以諛我者必能毀我以諛人者也勿喜之毀人而不人之毀我也我無是惡矣何害我有是惡矣吾將改之不暇而何怨焉人之譽我也我有是善矣何榮我無是善矣吾將愧之不暇而何喜焉善處毀者毀皆吾之藥也不善處譽者譽皆吾之毒也

君子有四耐耐苦以鍊志耐勞也而耐辱以鍊量耐煩以鍊識君子有四志守靜以養心守正以養氣

善也惡也而已廉以養品人之善若己善人之惡

事莫恥於攘善行莫醜於沽名言莫惡於造謗

好名夫甚者必以僞敗其端觀政世以善惡為用

小盜竊貨大盜竊名小盜殺身大盜殺心謂其心可

名利不可居人前行誼不可居人後行誼

志在功名是為無志恥不富貴是為無恥恥對功名

求榮者辱求貴者賤不求榮故榮不求貴故貴求榮

守道者不辱知命者不困見幾者不危積德者不傾

能以世俗之所榮者為恥則幾道矣求功貴貧者常

貧賤不可作富貴想富貴不可改貧賤志觀者常

悔言

卷之二

三

廉者常富貪者常貧廉者常貴貪者常賤廉者常有

餘故富貪者常不足故貧廉者常寡求故貴貪者常

多欲故賤謂其命者不

奢者多貪儉者多廉廉者似嗇貪者似豪不妄取於

人不能妄用於己不巧與於先不能巧取於後

儒者節用安貧之外無治生謂其

臨取與可以觀其守臨喜怒可以觀其養臨得失可

以觀其度臨行止可以觀其識

浮躁處事之賊也惟靜者可以當大事惟靜

勸生閒意生忙

毋以恩怨爲善惡毋以貧富爲親疏毋以喜怒爲恩

威毋以毀譽爲是非

和以持介通以守禮謹以致果恕以行嚴

小勇勝人大勇自勝小智自用大智用人善用人者

不自用善勝人者必自勝養良德恩不敗賊德觀交

陋莫陋於矜博短莫短於逞長愚莫愚於恃智淺莫

淺於求深

不諱其所不知是爲大知不飾其所不能是爲大能

悔言 卷之二 四

與其爲改過之勇不若爲先事之審與其爲防患之

周不若爲守道之安與其爲博辨之工不若爲約言

之要與其爲攝生之謹不若爲養心之善

治財不如節用服藥不如養身施恩不如報德廣交

不如擇賢博聞不如力行守信不如謹言好謀不如

省事多才不如虛心悔過不如改行辨謗不如修德

博施不如周急厚養不如盡孝

祈福不如避禍求榮不如遠辱逞長不如補短飾名

不如務實

謹小慎微則可以當大事有善於人而為惡惡是君子不見己之善故善日進小人不見己之惡故惡日進為一善而汲汲焉欲人知者其人必多惡而少善也為善而欲人知者心不誠也為善而畏人議者志不篤也為善而欲人莫不喜也為善而欲人莫不惡也善者必禍惡者必福君子有善以受禍無惡以邀福也況善未必禍惡未必福乎直者必窮枉者必通君子有直以取窮無枉以求通也況直未必窮枉未必

悔言

卷之二

五

通乎君子之善也性也惡有所不能也君子之直也性也枉有所不可也人之所同好者善也所同惡者惡也如使善不可好則稱之以善而何以莫不喜也如使惡不可惡則責之以惡而何以莫不怒也人莫不貪責之以貪而不怒者未有也人莫不淫責之以淫而不怒者未有也知貪淫之可為則何為諱其名知貪淫之不可為則何為居其實嗚呼是誰欺欺天乎吾弗知之矣善不能感人者不誠也

善是吾分所應爲不可以有善於人而爲恩惡是吾分所不應爲不可以無惡於已而爲德  
施者毋吝人所不見之恩報者毋忘人所不知之德  
誠者能使仇讎相親況平人乎詐者能使親戚相疑  
況他人乎無求而與人感者天不無不與之人  
以愛人之心規人則易從以輕人之心責人則難入  
盛喜之中毋易事盛怒之中毋易言言非不以言  
忍怒可以免禍節慾可以卻病少求可以遠辱省交  
可以寡悔無大暴怒小怒者無大悔

悔言

卷之二

六

受小恥者無大辱忍小怒者無大悔  
不妨使非者常在人不可使是者不在已  
忠者責已恕者不責人忠者常見己之非不見己之  
是恕者常見人之是不見人之非  
誠者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恕者天下無不可與之人  
不可化不可與者必我之誠未至也必我之恕未至  
也君子反其誠而已矣反其恕而已矣  
有人告我曰或謗汝君子曰必無是也  
果有之吾必有過焉吾省吾過而已矣  
又有人告我曰或將辱汝君子曰必

無是也果有之吾必有過焉吾省吾過而已矣如果  
不意而加我以橫逆也君子不敢較也曰敢請罪不  
可則避之而已矣君子不敢怨也曰人孰無良吾實  
無德以感之而使至此也吾則愧矣是故君子終身  
體人而不敢責人也終身教人而不敢怒人也其自  
視也常若其有餘過其視人也常若其有餘善是以  
兢兢焉德日益修而過日益寡

悔言

卷之二

七

不務使身安而後已  
兢兢焉德日益修而過日益寡  
雖也常若其有餘過其視人也常若其有餘善是以  
雖夫而不嫌責人也終身教人而不敢怒人也其自  
雖也常若其有餘過其視人也常若其有餘善是以  
不意而加我以橫逆也君子不敢較也曰敢請罪不  
可則避之而已矣君子不敢怨也曰人孰無良吾實  
無德以感之而使至此也吾則愧矣是故君子終身  
體人而不敢責人也終身教人而不敢怒人也其自  
視也常若其有餘過其視人也常若其有餘善是以  
兢兢焉德日益修而過日益寡

悔言卷之三

富陽夏震武伯定

不孝有三家貧親老不爲祿仕居其一然則爲人子者必能祿養而後爲孝與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得之不得有命焉君子未嘗不欲祿養也顧惡不由其義不由其義而得者是虧體辱親之大者也焉得爲孝乎必曰家貧親老則竭力耕田供子職豈有不能養志者耶如其義則啜菽飲水以養

悔言

卷之三

一

其親謂之孝如其不義則以天下養謂之不孝然則不佳而親不悅則如之何曰起敬起孝論親於道而已矣至誠而不動者未有也若夫從親之令以爲孝孝抑末矣也

逢親之喜樂不敢肆逢親之怒懼不敢怨親有過諫不敢忤親有疾憂不敢形

君以過恩殺臣父以過寵殺子夫以過愛殺妻官以過寬殺民

擇婿觀其父擇婦觀其母



悔言卷之四 謙和而莊嚴而恕乎和而不莊則生玩

世豈國之恩與以於一日之富陽夏震武伯定以朝

然其政事類不煩信日盡其立之賢矣

子聖心法與言以盡之曰過人欲存天理乎聖治法

一言以盡之曰進君子退小人此所以言善矣

理財在政舉政在人用人人在德無政則無財無人則

無政無德則無人提綱挈領在用人正本清源在修

德之棄人則士士之棄人則官古者善本足以保四民

賢人天下之心也農夫天下之命也不用賢人天下

之心絕矣不恤農夫天下之命絕矣不恤買人天下

農之棄人則士士之棄人則官古者才足以治四民

而後仕今也才不能為四民而後仕哀哉鄙野夫

格君心進人才宰相之職如此而已矣兵刑錢穀則

有司存盡之曰進君子退小人

君信其志則仕可矣民安其德則祿可矣忠信不達

於上下君子不敢一日虛居其位

毋役國之恩威以快一己之私毋順上之喜怒以博

一日之寵

悔言

御下之道其惟和而莊嚴而恕乎和不莊則生玩嚴而不恕則生怨

觀其家而童僕知禮可以知其主之賢矣入其邑而胥役守法可以知其官之清矣

視民如子可以言教矣嫉惡如仇可以言養矣以慈母之愛子者愛民民未有不親者以嚴父之教子者教民民未有不化者

悔言

卷之四

二

善政不及於貪吏之邑苛法不及於良吏之民  
善吏不及於貪吏之邑苛法不及於良吏之民  
善吏不及於貪吏之邑苛法不及於良吏之民  
善吏不及於貪吏之邑苛法不及於良吏之民  
善吏不及於貪吏之邑苛法不及於良吏之民  
善吏不及於貪吏之邑苛法不及於良吏之民  
善吏不及於貪吏之邑苛法不及於良吏之民  
善吏不及於貪吏之邑苛法不及於良吏之民  
善吏不及於貪吏之邑苛法不及於良吏之民  
善吏不及於貪吏之邑苛法不及於良吏之民

悔言卷之四終

悔言卷之五 商受冀麻器 富陽夏震武伯定之

或舉陸清獻隴 泰伯論語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讓

商也非讓周也曰何以言之曰太王有翦商之志而

伯不從伯不從而周不遽王商不遽亡是謂以天下

讓曰甚哉陸子之誣太王泰伯也信斯言也則太王

為不臣泰伯為不子放伐者天下之大變也非聖人

所得已也天怒人怨人人欲得而誅之聖人不能獨

悔言

卷之五

違之也故從天下誅之焉夫是之謂誅獨夫也天下

之人有匹夫匹婦之向未離心則固猶天下之君不

可以昔日不守人臣之義故曰武王先甲子十日而

伐紂則為篡而況其欲舉武王之事於太王之世乎

且以紂之暴虐武王之聖然且繼文而事之者十三

載太王之世商未衰也小乙武丁祖庚祖甲皆賢主

祖甲之事見書無逸甚明史記乃謂帝甲淫

亂殷復衰遷之誣罔類如此不得據以疑經 非有無

道之君也太王以竄徙新造之國又未若武王之德

洽於天下而欲妄冀神器翦滅天下之宗主此操懿

之所不敢爲也。曾謂太王之仁而爲之乎。且夫太王能棄國於狄人侵伐之時，必不爭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

語本仁山金氏

不然太王誠有是心也。是天下亂逆之

尤矣。爲泰伯者必當委曲幾諫，諭父於道，積誠起敬，必求感動其父，以免父於惡名。然後已潔身而去之。彰父之過以爲己名，可乎。知父有翦商之志，棄國而避其父，是委不義於父也。知父有翦商之志，棄國而讓之，弟是委不義於弟也。委不義於父，非孝；委不義於弟，非友。惡在其爲至德也。曰不然，泰伯守天下之

悔言

卷之五

大經者也。太王通天下之大權者也。太王翦商之志，猶武王誓師之志也。泰伯讓商之心，猶伯夷扣馬之心也。庸何傷。曰：惡是何言也。是不特誣太王、泰伯也。且誣武王、伯夷。實甚。太王、泰伯、武王、伯夷，其心皆也。張子曰：天命人心，其未絕則爲君臣，其既絕則爲獨夫。是故誓師於武王之世，則爲義翦商於太王之世，則爲逆武王。處太王之時，必終守臣節。伯夷居武王之位，必興師伐商。太王、泰伯、武王、伯夷，易地則皆然。若武王誓師而伯夷扣馬，何以爲伯夷。武王

伯夷

言行孔孟稱述甚詳扣馬諫伐必無之事王荆公之論至矣自朱子輕信史遷妄談採入集註遂成夷齊實錄此皆後人以私窺測古人之過然則泰伯之讓讓周與曰讓周

也讓周何以謂之至德也曰至德莫大乎孝孝莫大乎先意承志太王之欲傳歷及昌也非私愛也爲國家而擇賢也

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而逃去舍長立賢亦是當時故事然

而太王雖微有其意廢長立幼又太王之所不忍出也伯知之而不讓則恐傷父心伯讓之而不善又恐傷弟心於是託之採藥而逃焉以掩其迹且約仲俱去焉以成其事然後父不疑而弟可受此伯之善處

悔言

卷之五

三

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所以謂之至德也若夫不義其父而去是太王之罪人而已矣何以爲泰伯曰然則太王與晉獻齊景泰伯與子臧季札何以異與曰太王之所立泰伯之所讓者何人耶王季之賢而文王之聖也且夫泰伯從父之命則雖讓非其人不得律以子臧季札曰廢長立幼邪也非正也伯探其父之邪志而成之不可爲孝曰然則伯夷亦成父之邪志者耶孔子何以稱其仁焉夫泰伯知有父命而已矣父之所欲立則立父之所欲廢則廢人子焉得而

問其邪正哉況太王之欲傳歷及昌固爲國家而擇  
賢不可謂之邪者耶清獻之說是所謂不得其理而  
強辨者也曰是非清獻之說朱子之說也曰吾固惡  
清獻以朱子之說而曲護之也夫生先儒之後而糾  
其失後人之責也清獻必以朱子之說而曲護之亦  
惑矣李文貞光地曰泰伯逃後更王季文王又百年而商始亡商之必亡周之必王泰伯烏乎知之  
況王季文王未嘗革命也泰伯如傳序而行王季文  
王之事亦孰能禦之何以逃爲故知太王欲翦商而  
泰伯不從乃史者之誣夫予所謂至以天下讓者美  
其讓國之無迹由周後日受命而追論之故謂國爲  
天下耳又曰太王翦商是詩人推原興隆之由實自  
太王始耳太史公遂云有翦商之志謬甚太王遷岐

悔言

卷之五

四

孟子謂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方自顧不暇豈得便  
有圖度天命之心狄人尙不與爭土地而反思伐商  
必無是理顧亭林炎武曰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  
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詩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  
侈言之耳猶秦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康誥前  
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道言之也

泰伯夷齊之讓一也孔子稱泰伯至德夷齊則否孟

子稱伯夷聖叔齊則否何與夫伯夷不能爲泰伯叔  
齊不能爲王季此其不以至德許之也然考二子所  
處則守節過情又異矣茲又叔齊之所以不得爲聖  
與中子不能求立叔齊以終父豨祖鬻然居於其位

豈以其利耶抑太王之爲也

不可謂非賢矣公子郢讓國衛國孔子臧不能正位討賊三人者執小節廢大義是又中子之罪人也蘇軾曰武王非聖人也弑其君取其天下甚哉軾之無忌憚也放伐者古今之通義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此天下之公言非孟子一人之私言也孔子贊易而以順天應人稱湯武未嘗有不足於湯武也孟子之言孔子之意也未見其有異於孔子也軾以孟子爲亂孔氏家法嗚呼何其不思而敢於逞私狂詆也軾之無忌憚甚矣然則君臣之位若是

悔言

卷之五

五

其可變置與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爲民也民所與立則立民所與廢則廢非有常位者也天下之民有匹夫匹婦之不欲以爲君則一日不可竊居其位故曰天下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桀紂旣已衆叛親離則卽是獨夫也非君也湯武旣已天與人歸則卽是天子也非臣也以天子而率天下以誅獨夫受天命者行天討禮之權義之正也夫何嫌焉不然如以淫昏無道之主泰然自據於民上肆其虐而莫之救曰吾君也人不得而治我也則生民之類

盡矣天豈生人以供一夫之欲乎必不然矣然則伯夷何爲其諫伐而餓也曰傳之者妄也伯夷之餓也避紂也非諫武也避紂故餓餓故思養而與太公同歸於周太公相武伐紂而伯夷不與者必其未及武王之世而卒也不然避紂歸周旣與太公有同心則其所欲相武伐紂者必與太公無異志也豈有避紂以待清時乃反諫武而殉汚朝者哉扣馬諫伐之事其爲傳之者妄審矣

李文貞曰史記載伯夷叩馬事歐王皆辨其妄二老久受養於西伯何至叩馬時乃似初識又前云武王告於文王之墓載主而行後卻云父死不葬不葬安得有墓

悔言

卷之五

六

且夫伐暴救民者天下萬世之公心非武王一人之私意也伯夷而非聖人也則已伯夷而聖人也則必以天下生民爲心太公佐武王倡大義於天下以救民水火之中伯夷獨以爲不可何以爲伯夷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尊周孟子游說列國倦倦於齊梁之君教之以玉孟子豈叛孔子者哉天下公器有能救民者則爲天子非一人一姓所得私也孟子之心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心也得其位則爲文武太公不得其位則爲孔子孟子我故曰堯舜禪湯武放伐仲

尼尊周孟子思王齊梁其義一也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蘇軾武王非聖人論違私狂詆罪不容誅朱子斥為喪心無忌憚之言甚正然其作集註

也於孔子論武之未盡善則謂揖讓征誅之異於稱

周至德則謂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有微意焉

於史遷夷齊諫伐之妄談則取入集註以證求仁得

仁之言而語類謂夷齊守經武王行權不無高下又

皆不免襲蘇氏之餘說何與劉汝佳日揖讓征誅自

是聖人所遇使舜當武之時亦須征伐孔子曰唐虞

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性之反之自其從入之異

及其成功平也人而天反而性矣以是而論樂之優

劣其與以追蠡者何異哉顧炎武曰觀於季札論文

王之樂以為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

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

崩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

寶龜之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殷之頑民勉屢不靜商

悔言

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

風動者何如哉故夫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

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崔

卷之五

言周之德周者文武之統稱況上交所記者武王之

言以為論武而兼文武則可若以為專論文而不及武

則上下文不相屬矣又曰夷齊無扞馬諫伐事避紂

故餓餓故思養而歸於周論語但言餓於首陽不言

餓死於首陽蓋戰國時楊墨橫議常非堯舜薄湯武

以快其私毀堯則託諸許由毀禹則託諸子高毀孔

子則託諸老聃毀武王則託諸伯夷太史公尊黃老

故好采異端雜說學者但當信論孟不當信史記此

數說可以正朱子之失論堯文未盡善

世皆稱蘧伯玉出處合於孔子以予觀之伯玉特春

秋之謝朓耳何足以擬孔子意如逐君孔子終昭公

之世去魯不返其肯如伯玉之周旋城臣再出再入哉雖然伯玉孔子所謂君子者也宜不出此吾恐左氏之誣伯玉也其盡忠出衛夫人之義亦其王陽明論衛輒蒯賸謂子迎其父父讓其子則一舉而名正非也蒯賸罪人也輒不受先君之命拒之迎之皆逆而已矣爲輒計者讓國公子郢逃焉可也此孔子正名之義也

孔子其堯乎顏子似舜曾子似禹孟子似湯武

孔子天也顏曾日月也游夏列星也

悔言

卷之五

八

曾點之樂虛顏子之樂實曾點之樂哲顏子之樂久

孟子學孔子得伊尹

孟子于附焉

冉求季路孔子徒也求附季氏由仕孔懼沮溺丈人在春秋不可及也樂正子親炙孟子者也從於子敖魯仲連顏觸在戰國不可及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如孔孟斯可出矣志如沮溺丈人斯能隱矣孔孟之出也賢於其處也沮溺丈人之隱也賢於其仕也由求出處兩失者也是爲人所役而已矣鄭元赴

袁紹之召蔡邕感董卓之知楊時應蔡京之薦皆由

求樂正子類也此無他識不足而力不定也是以君子貴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謂臨公孫而求其高也君子可與火死不失身以救人失身以救人者陳太邱是也君子弗爲也君子可與國亡不失身以存國失身以存國者狄梁公是也君子弗爲也謂董子與郭汾陽窮奢極欲亦不學故也學而不至盡人異端子房譎武侯正鄴侯似子房宣公似武侯謂劉宗素前乎程朱能尊孔子者董子而已前乎程朱能尊孟子者韓子而已謂荀子與韓愈昌黎宣公

悔言

卷之五

九

漢之人物取江都武侯唐之人物取昌黎宣公江都之才不如武侯昌黎之才不如宣公要其與聞乎道則武侯宣公有不及者矣漢唐之世孔孟旣沒程朱未起守先啟後使天下不知有正學而不至盡入異端者且子之力也聖火復起不廢其功程子稱董子度越諸子而推昌黎爲孟子後一人者非虛也賈董韓歐並稱者世俗之論也非知二子者矣謂人皆謂太韓昌黎識高而行不篤司馬溫公行篤而識不高

周子有倡道之功而言孔孟正宗必推程子朱子作

濂溪祠堂記以道統歸周子而以程子爲見知及序學庸於孟子篇末止舉程子而不及周子其論定審矣  
明道才高伊用學篤明道似顏子伊川似曾子善學顏子者學曾子善學明道者學伊川和靖善學伊川龜山不善學明道  
朱子之學至矣盡矣聖人復起無以易之矣吾所獨不安於朱子者則刊孝經補大學二事也古經傳遠其不能無殘脫譌亂勢也儒者生於其後信古闕疑

悔言

卷之五

十

乃其分耳卽有所見存其說以示學者可也豈宜止施筆削於古經哉鄭元好改字世猶譏之況可以刊補經文者耶此尊經之道當然非拘也朱子言生篤信謹守獨於此未免自信太果雖理非不是而於學者亦未嘗無功然終失後學謹慎之義有以啟世儒僭妄之端其後王柏吳澄舒芬崔銑劉宗周之徒動至刪易經文始之者則朱子不得辭其責也朱子之人之書天下萬世之所當誦法而有未可爲訓者此則後人所得藉口者也

武侯是主代不小周公朱子是三代不小孔子武侯  
天資高朱子學術正昔以與聖人而不察益益學  
程子明堂賀赦日不弔温公之喪者禮郊之日喪者  
不哭不敢凶服明堂大禮非輕於郊也朱子伊川年  
譜附注載此事而不斥爲誣者知程子之意矣出入  
六經孔孟之言醕乎醕者也周程張朱之言大醕而  
小疵周子言主靜程子言靜坐其弊皆必流於禪非  
聖門正當之教也故周子之學六傳至子即變  
而學佛談禪而程門高第若游揚上蔡之徒無不沈  
溺禪宗者此雖不得歸罪周程要亦其說之不能無  
弊有以政之若非朱子出而正之則儒釋混豈待  
象山陽明哉然朱子之言如答何叔京書極言學在

悔言

卷之五

十一

察識良心與書冊語言無涉答黃子耕書教其靜坐  
視息及教郭德元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教吳伯英放  
了持敬須是靜坐之類亦皆涉異學非聖門所有至  
如所作存齋記調息箴參同契陰符經注吹噓佛老  
不一而足尤屬害道之甚凡此或其未定之論或門  
人記錄之誤或由於少年出入佛老時所爲皆未可  
爲據若夫居敬窮理之言格物致知之訓則固可  
以傳之萬世而無弊者學者精擇而慎師之可也

程朱之說未嘗無失也無時語言文字之亦有出入  
名物訓詁之亦有疏誤擇之未精考之未詳者固有  
之矣要其所以發明學術於大本大原之處知之明  
見之卓則固有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後之學  
者正當求其本原之處而盡心焉若夫語言文字名

物訓詁之小失略而置之可也糾而正之亦可也今乃於其本原之處未嘗實行其萬一偶摘其一二端之小失遂自以爲賢於程朱而津津然筆之於書至極口狂詆不以爲怪此不惟得罪先儒而其甘自暴棄亦甚矣

程朱之人萬世之人也非一時代之人也程朱之學萬世之學也非一時代之學也陸清獻謂今之學者概指程朱爲宋儒是猶指孔子爲春秋人物指孟子爲戰國人物也予謂今之學者概指程朱爲宋

悔言

卷之五

學是猶指孔子爲春秋學術指孟子爲戰國學術也其可乎

劉靜修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此語似是而非者也朱子之學周程之學也其至大至精至正一也邵子儒之雜也安有所謂大者是不可班於張子况周程乎

劉靜修實不知周程朱子

靜修此條羅文莊已辨其非謂孰有精而不正而

不大者吳幼清劉靜修皆非知道者靜修尙不失爲好學有志之士若夫吳氏之主張陸學首倡邪說鼓惑後世則又顯爲吾儒之罪人矣論其出處則失身之士論其學術則叛道之徒是以君子於靜修猶

有取焉於吳氏無取也

薛文清曰自考亭後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

耳章楓山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但刪其繁蕪可也

至哉其言此萬世學者所當法也三先生之所見如

此宜其學之粹矣楓山之學雖不及薛胡然躬行篤實不在二子下其言為學之方

當依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亦是從事

此語深得程朱要領至於自言自幼為學雖未嘗無

尋樂之心然自省日用之間言未能無口過行未能

無怨惡隱微念慮之萌真妄錯雜行年五十方且戰

兢惕勵求為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真

樂誠然未之有得其反躬內省為己之功篤摯真切

如此以視象山陽明之徒猖狂縱恣肆無忌憚自以

為得天理之真樂者卓然遠矣我浙有明一代之儒

悔言

當以楓山卷之五

董廣川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

勿使並進後之尊孔子者當以為法陸清獻曰諸不

在孔子之術朱子之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後之

尊朱子以尊孔子者當以為法朱子沒而正學衰真西山之學文章也何王金許之學章句也變於吳草廬壞於陳白沙極於王陽明真西山不及許魯齋西山之學華魯齋之學實

耶仲深之議許魯齋非篤論也魯齋生長元人域中

非宋人也不仕之義責吳澄可也責魯齋不可也熊文端賜履附和其說而不載魯齋於學統者謬也

五子而前行之篤者莫若董江都五子而後行之篤

者莫若許魯齋心成遠凡錫凡之弊退取來歸一

曹月川為父作夜行燭是論父於道尹和靖為母誦

金剛經是成母之過不至題入此後限大旨也許學

尹和靖胡敬齋皆以敬得之尊宋平關關世轉高隆

許薛胡羅魯齋在薛胡之上整庵在薛胡之下真

本朝之湯斌陸猶元之吳許清獻之於潛庵猶魯齋

悔言 卷之五 古

之於吳澄斌劉斌吳斌許斌清斌獻斌之於潛斌庵斌猶斌魯斌齋斌

陸清獻德業之盛雖不及許魯齋要其學醇行篤

本朝諸儒未有先焉者也其尊朱子闡陽明辨高劉

斥孫奇逢黃宗義使學者不至誤入歧途則尤有功後學

者彭紹升羅有高等乃詆清獻闢陸王為墮講學習

氣失儒者之度則必如彭氏羅氏之裨販如來統一

三教而後謂之無講學習氣得儒者之度耶其亦妄

矣雖然彼既身為釋氏之徒則其不滿於清獻之闢

陸王也固宜本朝諸儒理學取陸清獻經濟取李

文貞曾文正國藩文章取方望溪苞姚



悔言卷之六

其過謂思心長對香問何富陽夏震武伯定

論之異學類謂舉世用父子六誠

應潛齋搗謙曰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非也老

子學坤而失之者也應潛齋非特不知易亦不知老

子應心論難退問也其于退對曰善觀昏昧效心曲

莊子不及老子有實用味人無味

莊子漸近於佛

老氏指氣為道釋氏認神為性釋氏以空寂為心

悔言 卷之六

老氏以權詐言道德其失易見釋氏以空寂談心性

其誤難知

佛氏不知生焉知死不知人焉知鬼

不動心儒釋所同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

儒之所以異於佛也觀齋非替不昧是亦不昧

人之所以為心者天命之性也人之所以為性者人

倫之理也佛既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盡棄之矣

彼其所謂明心見性者明何心見何性耶其亦勿思

耳矣

賞罰淆而民惑於鬼神因果地獄之說衰世之意也  
其始於周之末造乎

感應篇陰騭文作天下之善心絕矣士大夫之信奉  
書者起一念行一事無非爲邀福求利也安得有  
善心真然則日與鬼果無吉凶與日言之吉凶以  
鬼神不貪必不受非義之祀鬼神若貪何以爲聰明  
正直子曰言凶人不在日商以甲子亡周以甲  
問吉凶於地師葬師問得失於命士相士問禍福於  
土偶木偶是爲三大愚不修今世修後世不學人道

悔言

卷之六

二

學仙道不務民事務鬼事是爲三大惑世不學人豈  
族葬廢而形家之說興喪禮失而存屠之事作蘇然  
或問卜日曰吉凶在人不在日商以甲子亡周以甲  
子興問卜地曰吉凶在人不在地秦以關中亡漢以  
關中興然則日與地果無吉凶與日有之吉凶以類  
應者也吉日不應凶人凶日不應吉人昧也  
荀子之學雜申韓揚子之學雜老莊荀子才高而僻  
揚子才短而腐豈等者明何心見何性耶

黃老於漢張良曹參之力也三代之治不可復漢實

爲之良也其爲罪首乎  
老變爲佛佛變爲禪達摩釋氏之禪又變爲陸王儒  
者之禪其議論雖不同要其病根則一總由於知氣  
不知理至陸王而彌近似者乃至陸王而亂真愈甚  
達摩入而後釋變爲禪象山起而後禪入於儒  
象山出而聖學亂陽明出而聖學亡象山之不得行  
其學於宋者有朱子也陽明之得行其學於明者無  
朱子也

悔言

卷之六

三

心卽理之說也其兼理而言之者孟子之言存心養  
心求放心是也其別理而言之者古文尙書之言以  
禮制心孔子之言其心三月不違仁夫學之言正心  
孟子之言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也必如陸王之說  
概曰心卽理也則是六經四子之言皆不知心者矣  
是豈陸王之心果有異於六經四子者耶吾弗知之  
矣

象山謂朱子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我則  
謂象山既不知道問學焉有所謂尊德性

孟子之良知知愛知敬之知也陽明之良知無善無惡之知也大學之致知致其至善之知也陽明之致知致其無善無惡之知也陸桴亭謂陽明於致知之學子謂以致知為致良知非始於陽明也呂氏大學解已言之所異者呂氏特未嘗以良知為無善無惡耳是陽明之良知尚非呂氏之良知借儒文釋其所以禍天下萬世之人心學術者正在於此桴亭不察反謂其有功語相似而意實相反者也彭定求曰今後學謬矣

謂良知近禪則良知兩言出孟子將并孟子病之乎程子云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將并程子病之乎吁孔子孟子程子之所謂知果無善無惡之

悔言

卷之六

知耶彭氏亦弗思甚已禪惡理而禪之託於儒者必言理要其所謂理者則仍指知覺而言無善無惡之理非吾儒之理也陽明謂無善無惡理之靜又謂無善無惡心之體心體卽性也性卽理也是以理為無善無惡也明矣其以理為無善無惡也則由於認知覺為理也故有心卽理良知卽天理等說也既認知覺為理則其謂無善無惡也固宜劉念臺曰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言性無善無惡也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心以氣言安有

善惡其護陽明則巧矣吾不知何以解於陽明心卽  
理無善無惡理之靜之說耶

觀大學古本可以見陽明學術之不正闕陸王者羅文莊困知記

可以見陽明心術之不正及陳清瀾學菴通辯二書

最詳學者不可不看清瀾學菴通辯又本文莊而作

尤爲精核其闕陽明大學古本之說曰陽明之訓格

物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

也此其訓與正心誠意浚復窒礙乖經意矣又傳習

錄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

理於事物物則事事物物各得其理矣致吾心之

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如此

言則是先致知而後格物蓋顛倒舛戾之甚矣陽明

乃以此議朱子豈不妄與原其失由於認本來面目

之說爲良知援儒入佛所以致此朱子嘗謂釋氏之

說爲主於中而外欲強爲儒者之論正如非我族類

而欲強以色笑相親意思終有間隔礙阻羅整庵亦

云世有學禪而未至者略見些光影便要將兩家之

說和合爲一彌縫雖巧敗闕處不可勝言弄得來儒

不儒佛不佛心勞目拙畢竟何益之有陽明正是此

病其辨朱子晚年定論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  
善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訪對江右六君子策乃  
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鴉湖之論  
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  
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同之說所  
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  
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  
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  
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  
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  
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  
之深故合編年以辨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  
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

悔言

卷之六

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中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朱子之學凡三節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相同至中年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力攻之及象山既沒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焉可誣也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宋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如此豈不安排早異晚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

悔言

卷之六

六

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

誅人者必正人之罪名孟子闢楊墨而邪說止者能

正楊墨之罪名也後儒闢王氏而邪說不止者不能

正王氏之罪名也無父無君楊墨之罪名也無天無

聖王氏之罪名也善者天命也王氏言無善是無天

也孔子聖宗也王氏貶孔子是無聖也世徒譏李贄

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而不知贄實淵源陽明也陽

明嘗言學貴心得求之於心而非難言出於孔子不

敢以爲是其與門人論聖人至詆孔子爲九千鎰翻

者未有若陽明之甚者也後有君世徒譏李贄子必當正其罪黜其從祀而後可

朱子之闢陸九淵孟子功臣也羅陸之闢王守仁朱子功臣也議者曰是不免門戶之見則必尊達摩混儒釋而後爲不分門戶耶必以辨別是非爲分門戶則孟子之闢楊墨告子亦分門戶與楊墨告子在戰國亦賢者也其才度不在陸王下墨之學仁楊之學義告子之不動心彼亦何嘗不自附於聖人孟子不闢申韓而必力辨楊墨告子者爲其近理亂真也近理亂真孰有甚於陸王者君子不能誣道以苟同於人非實有以見夫是非邪正之必不容混淆則亦何

悔言

卷之六

七

心而獨好爲此無益之辨與陸氏自稱學孟子者也孟子之言先立其大也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陸氏則曰心不可泊論事是陸氏之立大非孟子之立大也信斯言也雖一切斷滅可也禪家所謂語言道斷心思路絕是也王氏自稱學孟子者也孟子之言良知也曰孩提無不知愛及長無不知敬王氏則曰不思善不思惡卽吾所謂良知是王氏之良知非孟子之良知也信斯言也雖一切掃盡可也禪家所謂淨智妙圓體自空寂是也孟子曰明善

曰孳孳爲善陸氏則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是以善爲障也信斯言也雖一切俱空可也禪家所謂人法雙靜善惡兩忘是也孟子曰思誠曰恭敬之心禮之端陸氏則曰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存誠主敬硬將一物去治一物做甚是以誠敬爲贅也信斯言也雖一切不礙可也禪家所謂手持足行無非道妙是也孟子曰性善王氏則曰性無善無惡是翻性善之案也信斯言也雖一切無著可也禪家所謂無淨無垢非空

悔言

卷之六

八

非色是也孟子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王氏則曰心卽理也是亂心理之辨也信斯言也雖一切在心可也禪家所謂卽心是佛是也陸氏之以萬物皆備爲鏡中觀花也則誣孟子以就禪王氏之以常提念頭爲必有事也則推禪以附孟子陸氏之以收拾精神爲求放心不以語言文字爲意也則禪家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之教也孟子無是也王氏之以窮格物理爲義外也則禪家遺物棄事專務明心之教也孟子無是也由此數說觀之陸王之學儒耶禪耶孟子耶

達摩慧能耶其亦可以不辨而明矣世之惑者猶曰陸王之學孟子之學也孟子與達摩慧能若是其班乎嗚呼抑何弗思之甚也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我亦謂陸王之學不息孟子之學不著有詆程朱之非者予謂程朱未嘗無非也其所以不害爲聖人之徒者大本是也大本既是雖有六二言之非豈足累其是乎有稱陸王之是者予謂陸王未嘗無是也其所以不免爲異學之歸者大本非也大本既非雖有六二言之是豈足掩其非乎

悔言

卷之六

九

世之調停程朱陸王者動藉口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不同道曾子子貢之不同學不知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道而同爲聖人曾子子貢不同學而同有得於聖道者大本同也陸王以心卽理爲宗旨大本異矣尙復何同之可言哉

程朱既爲陸王之學焉能復兼程朱耶至謂持朱陸之於陸王猶水火之不相入也既宗陸王焉能不倍某宗陸王之學而不倍程朱者皆不知學者也程朱

之平則尤謬甚朱子之學孔孟之學也陸氏之學則本於佛老者也今欲持朱陸之平則亦將持孔孟佛老之平與此皆無知而妄作解事在彼方自以為平允而不知自識者觀之適足以見其未嘗學問而已矣

章楓山謂陳同甫有末而無本陸象山有本而無末非也本末兼致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未有有末無本有本無末者也陳同甫以智術為事功惟其無末所以無本陸象山以空寂為心性惟其無本所以無末

悔言

卷之六

十

漢之名臣多學老張子房曹參汲黯宋之名臣多參禪富鄭公趙

清獻呂正獻陳忠肅李忠定 象山才如康節而學術更偏陽明才如象山而心術

尤詐山請刺風雷宮末而無本劉象山言本流無末

蘇子瞻欲打破敬字王陽明直欲打破善字陽明不

只無善無惡四字以足貽禍萬世有餘明末狂禪弊可觀矣世乃有曲為解者不知何心陸王好言本心良知似矣其居喪也一則卒哭即欲徹几筵一則未百日即命弟姪食肉何本心良知之薄於親也噫

白沙是禪中名士陽明是禪中姦雄

陸王以佛老亂孔孟高劉以陸王亂程朱

高忠憲復七遺規是養生訣非爲學方也  
周子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者言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也所謂富貴貧賤處之一處之一則能化而齊者言不以富貴貧賤易其心而處之如一也劉念臺以吉一之一爲主一之一處一之一爲吉一之一不亦牽扯可笑之甚乎此與以孟子無有乎爾之無爲佛氏之無者何以異哉

洛學變於孫鍾元關學絕於李中孚  
禪學家最惡一理字漢學家亦最惡一理字楊慈湖  
悔言

卷之六

十一

謂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也管東溟謂性者大覺宋儒謂性卽理也彼以知覺爲心謂理乃心所包之物豈非包著一件不覺之物乎是禪學家最惡一理字也戴震謂程朱說性卽理也其視理儼如別有一物湊泊附著於形體孔孟無之凌廷堪謂聖學言禮不言理是漢學家亦最惡一理字也禪學家之惡理字也爲其有累於虛寂之體也故必攻去理字而

後得還其虛寂也此出於賢智之私意也漢學家之惡理字也爲其有礙於嗜欲之私也故必攻去理字而後得恣其嗜欲也此出於愚不肖之私意也其譏程朱之言理語相似而意實不同矣

漢學有文而無行其文已非西學有數而無理其數終謬

漢學滅天理西學絕人倫

悔言

卷之六

三

萬學滅天理西學絕人倫  
漢學有文而無行其文已非西學有數而無理其數終謬  
程朱之言理語相似而意實不同矣  
賢智之私意也愚不肖之私意也  
惡理字也爲其有礙於嗜欲之私也  
故必攻去理字而後得恣其嗜欲也  
此出於愚不肖之私意也其譏程朱之言理語相似而意實不同矣

悔言卷之六終也此出於賢智之私意也

1634

書名			
版別	冊數	4	紙
定價	4.1		
編方	字第	号	

北京市中国書店定價簽

